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三十五目錄

萬齊融

對樂請置判懸判

阿育王寺常住田碑

法華寺戒壇院碑

祖詠

對祭闕頒誥判

對復以冕服判

薛邕

丹甌賦

以國有豐年爲韻

對讖書判

盧履冰

請復父在爲母服朞表

再請父在爲母服朞疏

三請父在爲母服朞疏

孫平子

請祔孝和皇帝封事

王仲邱

請祀五方帝議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三十五

萬齊融

齊融越州人官祕書省正字出爲崑山令

對樂請置判懸判

有州申百姓皆好操縵都不識雅章以不能易  
俗請置判懸供釋菜賓社之用使人觀習省以  
爲非所宜言不爲聞欲科罪訴云州將鹵簿見  
著令文且方古軒懸爲降已甚置之何過

國家制禮作樂懸象示人列在京師編諸甲令禮緣失序

自可取之於朝樂章不虧何輒列之於野苟希專制豈曰  
宜言惟彼有州殊非折衷中和樂職不見盛德之容上下  
判懸無聞達禮之意置之何過州乃飾非不與上聞省以  
爲當

阿育王寺常住田碑

我聞語寂滅者本之以不生而菩薩不能去資生立法談  
逍遙者存之以無待而神人不能凶有待爲煩吉

闕一  
字

之

降帝農教以來耜蒼靈之下后稷俾其播種故維摩之毗  
耶稽首持鉢尚詣於香積釋迦之給孤洗足著衣猶乞食

於舍衛

闕一  
字

知夫食者不獨乎人天農者豈惟夫政本阿

育王靈塔寺者晉義熙元年之所置也昔孔雀氏宿童子  
之因果當金人之授記暨鐵輪位正寶塔功成計鳥道之  
千里占人寰之一勝夜叉密跡以飛行神僧護影而圍繞  
雖方壇氣象已萌青石之符而員頂光明未質白雲之狀  
迨觀音應現而幽贊利賓虛求以昭發全身踊出僊如多  
寶之音一爪圓開宛是樓那之相神其不滅道在茲乎晉  
安帝允釐三才成就六度聿圖蘭若式印招提景行阿育  
王故以育王靈塔爲稱首徒觀夫輪奐規矩鉤繩剏製珠

軒翠檻延袤中霄玉雷金池周羅上界環海之下流元氣

大地為衣圍山之上結太清諸天作蓋信方廣一都之會

也左赤岸而千里右青

闕三字

曲霞標莽蒼幽幽迷鬼谷之

祠日刹晶明的的識文人之館天花未雨宿傳龍界之香

地籟無風時起魚山之梵則知定光諸佛悔天台之赤城

羅漢羣仙謬崑崙之元圃

闕二字

法惟神授道乃人宏向使

輸柯王昧巴連之因初微此塔迦葉佛晦閻浮之跡殆曠

茲山蓋虛明之絕境不可得而思議者也粵寺東十五里

塔墅常住田者宋元嘉二年奉

闕二字

所立也宋文帝秉籙

御乾作娑羅之外護感闍耶子砂糗之供制賜是田梁武

皇握樞臨極為寶應之下生見阿育王金粟之果敕蠲其

賦日月盈止既有命以自天陵谷迭闕三動其如地梁普

通中沙門僧綬茲寺之應真也以發行爲道場以直心爲

淨土聞純陔良田之喻遂篤志焉既種既戒載芟載柞察

地道之化成觀天道之時變晤是闕一無闕三始以常住

名焉次有僧濟上人虛已淨心紬茲慧業披衣畫其塋埒

持戒整其疆畔苗而不秀有恨何及逮陳隋之季喪亂薦

臻農野蕭條鞠爲茂草我皇家執大象乘飛龍陟丕上帝

之耿命紹復先王之大業有山棲曠和上道尊人傑德貴

天師中宗孝和皇帝親降璽書願同金輦擊鼓而陳其入

國造船而捧其登座故知二乘行道

闕二字

朱

闕一字

四果適

時還陞紫殿雖植衆德本作南山之福田種諸善根存東

臬之淨業初湖之左右夾壤二區榛梗始艾菑畬粗立僧

徒理勝力未贍農童牧因閒私竊種藝和上

闕一字

蒙俗之

貪垢負冥期之幽報乃推湖西易壟讓爲間田數諍歸之

春稅就給惟割湖東十頃復古賜地窮海北漸會山南麓

樓子根盤以東峙富都股引而西注眞陸水膏腴之沃壤

實神靈滋液之奧區於是奠其畛畷孚其版籍農野罷侵  
田峻至喜人到於今稱焉前寺主簡皎二法師僧祇之龍  
象也就先疇之吠畝敦老農之底績歲事作製蓑笠來思  
者久之歲功未成生厓共盡流沙忽去荒涼紫陌之田影  
壁空存搖落青園之寺可爲長太息者矣有惠炬闍黎德  
業淳修會統領道勝之韻生而能言禪悅之味老而彌  
篤用能纂其闕一始高軌可追庀其委積長算斯遠與法  
言沙門俗姓喻氏貞已密行惠心苦節今屈知墅任垂將  
十年先是馮鹵未斥塗洫未濬薑稗翳蒼漫於農郊夫其

心齋制度目

闕一  
字

曲折荷鋪畚土堙窪鑿凸隕竹落捷石

留漑高湊仰增卑培薄分熬水怒承達土氣填淤游盪而  
時至餘波寬緩而不迫終古旱害浸以汗潢冬不祈於積  
雪夏無崇乎小雨由是湖有千金之號焉當其春屬司載  
田事既飭產孚甲毓萌芽或蔗或菘實穎實發上農臺而  
課長贏汶陽之稼如雲矣及夫寒蟬紀時農乃登穀完積  
聚築場圃孚不遺秉贏無闕四  
字庾而督收成海陵之倉非  
衍矣詩云綽彼碩田歲取十千其是之謂乎百穀既蒸萬  
供既設滿以衆香之鉢薰以毗耶之城或異聲聞若化菩

薩虛高座以影集時洪鍾而闕三字座而坐飯食經行嗅若

香風味同甘露遍滿一劫周流十方聞之者得未曾有食

之者咸登正位白衣之會龍國無掘鬱金之香緇裳之集

雞寺不碎菴羅之末三藏大闕三字金之奇貴一器沙彌識

麩坩之非重資我飯色師之力與都維那元宗遊方觀化

大闕一字慈誘火耕水耨常有助於上農飛杖浮杯今載行

乎中國上座釋辨疑十城之僧主也闕三字合金杵發其修

徵寺主釋惠敏九州之維那也風骨天成鐵鎮起其靈相

咸能以如來之衣衣分如來之座坐護育王之靈塔願賀

金錢闕一育王之聖田思模石柱弟子早校蘭書式典麒

麟之閣晚遊蓮跡每參鸚鵡之林賓頭盧之下空急見有

能師子舍那私之入寺豈謂無知老人識異博文才非能

賦阮公不事會供香花顧越有緣遂瞻碑版滿笈多之石

室未擲其籌對輪王之金地且耕其筆多羅之葉而書偈

云

渾儀草昧象物紛拏或甲而乙或萌而芽萬殊成類百寶

攸嘉故后稷播其種神農嘗其華其一燧人更運火正司職

教以鼎餼炊之黍稷易茲毛茹成此粒食是之為人天是

之爲皇極

其二

我聞維摩會語舍利如來大慈甘露上味又

見阿難問是香氣亦有以飯食以之爲佛事

其三

若長者主

若聲聞人天諸居士地虛空神如聞飯氣而亦來臻況生

生之位

闕一

有待之爲身

其四

猗歟童子供茲砂糗法王大

慈冷然虛受伊鐵輪以授記從滅度後何寶塔之莊嚴得

未曾有

其五

鳥道於許人寰在哉鬼神冥運風雨潛來白雲

湧出青

闕二

開

闕一

千輪之蓮跡建百福之花臺

其六

宋帝

下生梁皇外護太稷賜疇司農蠲賦皋壤映發湖源灌注

既魚鱗於左右亦犬牙而盤互

其七

菑畲平秩蓂筮來思爰

疏畛啜是務鋤犁三農

闕二

萬畝祁祁自膏腴而兼倍矧

雨露與華滋

其

懿茲開士賞功司過悅以犒勤刑以肅惰

東作方喜西成是課始象耕而鳥耘終牛春而馬簸

其九千

箱既積五穀斯分味蒸甘露

闕一

涌香雲孰云菩薩而謂

聲聞搏須彌所不能盡曷毗耶之足薰

其

藐爾赤松猶田

白玉矧伊塔寺神通付囑信矣育王能生金粟彼鄭國之

泥紫如富都之水綠

十一

我來自東經行成趣淨業斯闢善

根方樹式紀因緣匪在章句庶金田與石柱永巍巍以常

住

法華寺戒壇院碑

或曰佛法東度律教南流而云尸羅波羅蜜者何華言持  
戒清淨般若波羅蜜者何華言智慧明了故戒爲德本萬  
善以之爲生地慧爲勝業百福由之以出天聖人以之而  
修身防非止惡上士以之而度物勸善行慈持之而迷倒  
是生虛空不可以十指執捉學之而住著爲遠日月不可  
以兩手捫摸信矣二法之難見也如其有不教而自得  
天然而自知持象扇而掌數明珠據龜牀而心照清鏡則  
我元儼律師其人也律師俗姓徐氏晉室南遷因官諸暨

遂爲縣族年始十二辭親從師事富春僧暉證聖元年恩  
制度人始墮僧數隸懸溜寺律師幼而明敏長而韶令標  
格峻整風儀凜然迨於弱冠乃從光州諮受具戒後乃遊  
詣上京按躋律範遇崇福意律師及融濟律師皆名匠十  
方南山上足成能昇堂睹奧其所印可由是道遵戒品名  
動京師安國受記並充大德浚還江左偏宏四分因著輔  
篇記十卷羯磨述章三篇至今僧徒遠近傳寫初光州岸  
公嘗因暇寐忽夢神僧謂曰元儼當爲法器云何教以小  
乘後乃命宏般若由是研精覃思採摭舊學撰金剛義疏

七卷古德所不解先達所未詳咸皆發揮光明若指諸掌  
誓以一生宣講百徧越邑精舍時稱法華晉沙門曇翼曾  
結菴層巔入是法三昧感徧吉菩薩徒觀其塔類多寶涌  
出以證經宮如轉輪飛行而聽法雙鳥所以示兆今尚翔  
鳴六象所以呈奇時猶隱現不可得而思議者蓋斯之謂  
歟信如來之福庭是菩薩之隱岳大師乃考槃是卜束鉢  
溪棲建置戒壇招集律行若夫秦衡上士燕代高僧數若  
稻麻算同竹葦伏膺請益躡屩擔簦宴坐不出幾三十載  
開元二十四年我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孝德證道皇

帝持法鏡握神珠親注金剛般若經詔頒天下普令宣誦  
都督河南元彥冲躬請律師重光聖日律師闡揚幽讚允  
合天心令盲者見日月之光聾者聞雷霆之響師之演暢  
蓋有力焉夫樂小法者迷自我而爲病通大方者懵開空  
之法道若夫會三歸一觸理冥事自優波離已下猶或病  
諸而律師綱紀小乘演暢大法晤佛境之非有識魔界之  
爲空故能使涅槃將生死一如煩惱與菩薩齊致發心而  
登佛地非我而誰白黑歸依當仁不讓昔僧護法師常居  
石城宴坐青壁仰其中峯如有佛像願造十丈以圖兜率

良願未諧護公長逝梁武皇帝詔僧祐律師馳傳經理規模刻劃意匠纔施俄而山豕萃崩全身坐現合一百五十二尺雖金石絲竹四天之供施常聞而功德莊嚴十方之鏤鐫尚闕律師乃內傾衣鉢亦外率檀那布以黃金之色鎔以白銀之相銅錫鉛錯球琳琅玕七寶由是渾成八珍於焉具足雖寶積獻蓋界現三千迦葉貢衣金踰十萬如須彌之現於大海若法日之出於高山此又律師之功德不可思議者也故洛州刺史徐嶠之工部尚書徐安貞咸以宗室設道友之敬國子司業康希銑太子賓客賀知章朝

散大夫杭州臨安縣令朱元慎亦以鄉曲具法朋之禮開元二十六載恩制度人採訪使潤州刺史齊澣越府都督敬誠採訪使盧見義泗州刺史王弼無不停旗淨境稟承法訓齊公乃方舟結乘奉迎律師於丹陽餘杭吳興諸郡令新度諸僧躬受具戒自廣陵迄於信安地方千里緇黃道俗受法者殆出萬人凡禮佛名經一百徧設無遮大會十筵而人境住持舉無與比夫秉法傳授從佛口生有門人法華曇俊崇默龍興崇一開元智符稱心崇義香嚴懷節寶林洪需覺允灌頂皆不傾油鉢無漏浮囊經不云乎

如旃檀林旃檀圍繞如師子王師子圍繞信律師之威師  
有在而法主之功德不刊嗚呼三界無安百齡共盡此生  
已遺於後息他世應見於前心天寶三載歲次壬午化緣  
已畢十一月三日現疾於繩牀七日午時坐終於戒壇院  
春秋六十有八粵其月二十五日寔於寺南秦山之下高  
樹雙塔光明踰於白雲列植千松秀色羅於明月經始則  
神邕崇曉住持則惟湛道昭並躬護聖場親傳智印其餘  
三千門人五百弟子承般若之深法受毗尼之密行盡號  
頌門無待彌勒令並列載碑陰用標律序初律師凶問時

余忝外役永懷德音謂如昨日及瞻斯拱木已十有餘秋  
私念生涯自憐何極庶依神理敢作銘云

律師堂堂宗高偃王才華骨貴戒美名香佛國柱石僧門  
棟梁毗尼玉色般若金光我聞二法難信難解等有開遮  
平無高下生生草繫節節支解念電不停身塵自假觀生  
若幻視息猶風慧明日月戒性虛空不遠無相修行在中  
善矣真匠賢哉法雄我生已盡梵行已立示化衆生隨緣  
悟入去來三界無苦無樂常行一乘日用斯給哀哀釋子  
資父惟師痛失瞻仰悲深住持方墳永翳圓塔長辭何時

踊現更紹迦維

祖詠

詠洛陽人開元十二年進士

對祭闕頒誥判

所司有禮事不頒誥所由斷徒訴不伏

祀事孔明展誠誥備崇享獻之道則歌舞其牲嘉滌濯之  
容則詔相其禮取則不遠聞斯行諸政貴有恆人用不撓  
雖小祭大祭課乃義疑而職人充人曷不頒布況郵罰麗  
事職汝之由天子有司是堪自頒龜玉毀櫝曷所逃刑

對復以冕服判

甲復以冕服御史糾其違失

吉凶殊流冕服異數苟將失制敢用此規而泉壤幽深生  
涯溘盡綴足斂手初聞於長遊設階乘屋遽見於三號甲  
也用心審於盡愛尤差司服還惜禮經招平生之衣不有  
曾子之問加冕弁之服更異邾婁之言相彼豸冠素爲人  
望今將一糾寔謂正途

薛邕

邕太原人開元中官監察御史累遷吏部侍郎貞元中由

尚書左丞貶歙州刺史

丹甑賦

以國有豐年爲韻

神物昭見聖人是則五位時序兮萬邦以寧百祥薦臻兮  
一人之德鼓茲靈器呈我王國有物有憑匪雕匪刻察其  
狀而元妙相其儀而不忒諒幽贊而克成矧微猷之允塞  
是知奇制可久嘉名不朽類君子之心以虛而受同至人  
之德終善且有旣應感而自滿不假於盤瓶亦詎炊而自  
熟何勞於薪槩擬神鼎之有用掩敔器而無咎豈以塵見  
范丹之空賂爲紀國之醜者矣且夫清明在躬符瑞由衷

誠之必感感而遂通獻白環於重華克明濬哲錫元珪於  
文命告厥成功此唐堯之表貺蓋王母之欽風曷若自然  
挺出爲瑞斯崇其應不昧其用無窮莫因埏埴寧俟磨礪  
以彰我君聖以報我年豐而已哉客有賦而歌曰元德日  
用兮象帝之先丹甑時見兮神物光妍中含虛兮體道上  
應規兮法天染人無所施其彩飾陶人無所效其貞堅以  
享以孝兮可以饜饐多稌多黍兮屢茲豐年

對讖書判

乙家有論語讖鄰告其畜禁書科徒一載郡斷

無罪未知合否

幽家元苞祕書赤制賈逵是擿且未能言鄭興不爲孰云  
有學倘在法而斯禁寧當刑而可捨丕惟斯乙嗜學可嘉  
仰惠施之藏書得蔡邕之舊業通德惟異未聞北海之旌  
里仁是依遽致西鄰之責有論語之讖則稱私畜禁書覽  
天官之文豈曰潛窺元象將循名以責實何加少而爲多  
役以牽傍是非舉直聞言是信雖吾子之有猜執德不回  
終匹夫之爲諒請從郡斷以黜鄰告

盧履冰

履冰幽州范陽人開元五年爲右補闕

請復父在爲母服朞表

準禮父在爲母一周除靈三年心喪則天皇后請同父沒之服三年然始除靈雖則權行有紊彝典今陛下孝理天下動合禮經請仍舊章庶叶通典

再請父在爲母服朞疏

禮父在爲母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心喪三年上元中則天皇后上表請同父沒之服亦未有行至垂拱年中始編入格易代之後俗乃通行臣開元五年頻

請仍舊恩敕並嫂叔舅姨之服亦付所司詳議諸司所議同異相參所司惟執齊斬之文又云亦合典禮竊見新修之格猶依垂拱之僞致有祖父母安存子孫之妻亾沒下房筵几亦立再周甚無謂也據周易家人卦云利女貞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家道正而天下正矣禮女在室以父爲天出嫁以夫爲天又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本無自專抗尊之法卽喪服四制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理之也

故父在爲母服周者避二尊也伏惟陛下正持家國孝理天下而不斷在宸衷詳正此禮隨末俗之願念兒女之情臣恐後代復有婦奪夫政之敗者

三請父在爲母服菴疏

臣聞夫婦之道人倫之始尊卑法於天地動靜合於陰陽陰陽和而天地生成夫婦正而人倫式序自家刑國牝雞無晨四德之禮不僭三從之義斯在卽喪服四制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理之也故父在爲母服周者見無二尊也準舊儀父在爲母一周除靈再

周心喪父必三年而後娶者達子之志焉豈先聖無情於所生固有意於國家者矣原夫上元肇年則天已潛秉政將圖僭篡預自崇光請升慈愛之喪以抗尊嚴之禮雖齊斬之儀不改而几筵之制遂同數年之間尚未通用天皇晏駕中宗蒙塵垂拱之末果行聖母之僞符載初之元遂啟易代之浚釁孝和雖多反正韋氏復效晨鳴孝和非意暴崩韋氏旋即稱制不蒙陛下英算宗廟何由克復易云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斯之謂矣臣謹尋禮意防杜實浚若不早圖刊正何以垂戒於後所以薄

言禮教請依舊章恩敕通明蒙付所司詳議且臣所獻者  
蓋請正夫婦之綱豈忘母子之道諸議多不討其本源所  
非議者大凡祇論罔極之恩喪也寧戚禽獸識母而不識  
父秦燔書後禮經殘缺後儒續集不足可憑豈得與伯叔  
母服同豈得與姑姊妹制等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  
樂齊斬足爲升降歲年何忍不同此並道聽途說之言未  
習先王之旨又安足以議經邦理俗之禮乎臣請擬經義  
以明之所云罔極之恩者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君子可終  
身之憂霜露之感豈止一二周之服哉故聖人恐有朝死

而夕忘曾鳥獸之不若爲立中制使賢不肖共成文理而  
已所云喪也寧戚者孔子答林放之問至如太奢太儉太  
易太戚皆非禮中苟不得中名爲俱失不如太儉太戚焉  
毀而滅性猶愈於朝死夕忘焉此論臨喪哀毀之容豈比  
於同宗異姓之服所云禽獸識母而不識父者禽獸羣居  
而聚麀而無家國之禮少雖知親愛其母長不解尊嚴其  
父引此爲論則亦禽獸之不若乎所云秦燔書後禮經缺  
殘後儒續集不足可憑者人間或有遺逸豈亦家戶到而  
燔之假若盡燔苟不可信則墳典都謬庠序徒立非聖之

談復云安屬所云與伯叔姑姊服同者伯叔姑姊有筵杖  
之制三年心喪乎所云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誠  
哉是言此是則天懷私包禍之情豈可復相沿樂襲禮乎  
所云齊斬足爲升降者母齊父斬不易之禮按三年問云  
將由修飾之君子與三年之喪若駟之過隙遂之則是無  
窮也然則何以周也曰至親以周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  
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  
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曰加重焉耳故父加至再周父在  
爲母加三年心喪今者還同父沒之制則尊嚴之律安施

喪服四制又曰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非徒不識禮之所由制亦恐未達孝子之通義臣謹按孝經以明陛下孝治之合至德要道請論世俗訾禮之徒夫至德謂孝悌要道謂禮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又禮有無體之禮無聲之樂按孝經援神契云天子孝曰就就之爲言成也天子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則其親獲安故曰就也諸侯孝曰度度者法也諸侯居國能奉天子法度得不危溢則其親獲安故曰度也卿大夫孝曰譽

譽之爲言名也卿大夫言行布滿能無惡稱譽達遐邇則其親獲安故曰譽也士孝曰究究者以明審爲義士始升朝辭親入仕能審資父事君之禮則其親獲安故曰究也庶人孝曰畜畜者含畜爲義庶人含情受朴躬耕力作以畜其德則其親獲安故曰畜也陛下以韋氏構逆中宗降禍宸衷哀憤睿情卓烈初無一旅之衆遂殄九重之妖定社稷於阽危拯宗枝於塗炭此陛下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使諸侯得守其法度卿大夫得盡其言行士得資親以事君庶人得用天而分地此陛下無體

之禮以安上理人也上元已來政由甯氏文明之後法在  
凶人賊害宗親誅滅良善勳階歲累酺赦年頻佞之則榮  
華正之則遷謫神龍景雲之際其事尤繁先天開元之間  
斯弊都革此陛下之無聲之樂以移風易俗也臣前狀單  
略議者未識臣之懇誠謹具狀重進請付中書門下商量  
處分臣言若讜然敢側足於軒墀臣言不忠伏請竄跡於  
荒裔

孫平子

平子伊闕人開元五年上書論躋睿宗非禮爲禮官所軋

貶康州都城尉

請祔孝和皇帝封事

臣聞昔者帝王之爲國也行其禮則皇圖昌廢其禮則宗社危臣竊見今年正月太廟毀此乃躋聖貞所致也夫宗廟國之大事陛下當今聖主臣不敢曲意巧言而陳之謹按經傳具陳引休咎特望天恩少察臣言則可晏然無慮也故臣不避誅以言之伏惟陛下俯垂許擇臣按左傳云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今日有違於此也昔魯文公二年宗伯弗忌躋僖公於閔公上後

致太室壞春秋異而書之今日有同於彼也君子以弗忌  
爲失禮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縱逆祀一也又按五行  
志書僖公雖閔公之兄嘗爲閔公臣臣居君上爲失禮也  
遂太室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躋之弟上況弟臣於兄豈  
可躋弟於兄上耶昔莊公三十三年薨閔公三年吉禘自  
薨至禘向有二年春秋猶非之失禮況夏崩冬禘其不亦  
太速乎且太廟中央曰太室尊高也魯自是陵夷將墮周  
公之祀臣昧死據此斷之卽太廟毀亦今日將欲陵夷之  
象墮先帝之祀也斯亦上天祐我唐國乃降此災以陛下

去年禘孝和於別室吉祭於太廟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此乃與僖閔事同先臣後君也昔兄躋弟上今弟先兄祭過有甚於古也昔登臣君上今亦如之事豈不同耶昔太室屋壞今聖朝太廟毀變豈不同耶若以兄弟同昭則不合出致別廟若以臣子之例則孝和合進爲昭昔武氏篡國十有餘年孝和挺劍龍飛再興唐祚反正朔服色咸依貞觀故事此卽有功於天下也今禘於別殿是廢先聖之訓棄中興之功下君上臣輕長重幼若以孝和無道則位不合稱帝墳不得稱陵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杜

氏曰臣繼君父也昔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故宋鄭不以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尊尚之況孝和有大功乎魯頌曰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禮爲其後伯姊而先諸姑者何也尊其先也弗忌欲阿時君先其所親亂國大事故傳特引二詩激責其意方今太廟毀雖臣阿曲之過恐危陛下之國也昔晉太康五年宣帝廟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廟殿陷改作殿宇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自八年九月造至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又梁折毀壞據此言之天降災

謹非枯朽也晉不知過天下分離王室大亂英雄競起夷狄滿國特望天恩少垂詳察臣知言必就誅夷而昧死言之者以陛下聖明寬容博物納諫而此事恐史筆書之令來代君子以巍巍聖代野無博識朝無忠直臣將何以彰陛下招諫伏請速召宰相已下御史已上衆共謀議移孝和入廟何必苦違禮典以同魯晉哉陛下前降明制令所司到朝堂進封極言時政得失又舉方康顧問又徵賢山野而寂無人言非朝不招諫時惡直言竊爲儒生不達大體也特請陛下於其書傳親加省覽以聖慮斷之頃秋夏

之間淫雨彌旬傷稼敗邑漢書五行志云簡宗廟不禱祀  
逆天時則致災也臣又見兩畿戶口逃去者半常侍解宛  
招攜不還李傑奏請訪括不得臣能使之如鷹有緇若馬  
有絆夫鳥飛於空魚沈於泉鹿走於野猿獠騰於山猶尚  
取而馴之屠而食之況於人不能飛沈乎伏望天恩許臣  
面奏亦爲宗廟未安不敢卽言仰恃鴻恩之厚不懼雷霆  
之威昧死連封伏淡戰越

王仲邱

仲邱沂州琅邪人開元中歷左補闕內供奉集賢修撰起

居舍人遷禮部員外郎卒贈祕書少監

請祀五方帝議

按貞觀禮正月上辛祀感帝於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祈穀左傳曰郊而後耕詩曰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禮記亦曰上辛祈穀於上帝則祈穀之文傳於歷代上帝之號允屬昊天而鄭康成云天之五帝遞王王者之興必感其一因其所感別祭尊之故夏正之月祭其所生之帝於南郊以其祖配之故周祭靈威仰以后稷配之因以祈穀據所說祀感帝之意本非祈穀先儒所說事恐難

憑今祈穀之禮請準禮修之且感帝之祀行之自久記曰  
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請於祈穀之壇徧祭五方帝夫五帝  
者五行之精五行者九穀之宗也今請二禮並行六神咸  
祀又按貞觀禮孟夏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於南郊  
顯慶禮則雩祀昊天上帝於園丘且雩祀上帝蓋爲百穀  
祈甘雨故月令云命有司大雩帝用盛樂以祈穀實鄭元  
云雩上帝者天之別號允屬昊天祀於園丘尊天位也然  
雩祀五帝旣久亦請二禮並行以成大雩帝之義又貞觀  
禮季秋祀五方帝五官於明堂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明

堂準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帝先儒以爲天是感精之帝卽太微五帝此卽皆是星辰  
之例且上帝之號皆屬昊天鄭元所引皆云五帝周禮曰  
王將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由此言  
之上帝之與五帝自有差等豈可混而爲一乎孝經云嚴  
父莫大於配天其下文卽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鄭元注云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二主故異其處孔安國  
云帝亦天也然則禋享上帝有合經義而五方皆祀行之  
已久有其舉之難於卽廢亦請二禮並行以成月令大享

帝之義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三十五

王仲邱

三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三十六目錄

新文豐出版社藏書

顏真卿

象魏賦

以象懸國章道  
崇政理為韻

皇帝即位賀上皇表

讓憲部尚書表

謝兼御史大夫表

謝吏部侍郎表

同州刺史謝上表

蒲州刺史謝上表

乞御書天下放生池碑額表

謝浙西節度使表

謝戶部侍郎表

謝荆南節度使表

謝贈官表

請除禫服奏

請除素練聽政奏

論百官論事疏

請復七聖謚號狀

論元皇帝祧遷狀

廟享議

朝會有故去樂議

駁吏部尚書韋陟論忠孝議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三十六

顏真卿一

真卿字清臣琅琊臨沂人開元中舉進士又擢制科累官武部員外郎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加戶部侍郎肅宗幸靈武授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河北採訪招討使代宗朝封魯郡公爲刑部尚書加改太子太師盧杞惡之奏使諭李希烈希烈脅之不屈遂縊殺之年七十七贈司徒諡曰文忠

象魏賦

以象懸國章道  
崇政理爲韻

曰有唐之建都兮蓋法天而立象濬重門於北極聳雙闕以南敞夾黃道而巖峙于青雲之直上豈一人之是憑抑萬國之攸仰洎乎青陽戒節玉紀迴天萬戶聞漏以傳響百僚執贄而獻年適人之木鐸旣徇天子之金章是懸觀乎渙發大號乎崇聖德澤如春流義若泉塞公卿翼翼而仰化黎庶欣欣而無忒自皇明而播九重由京師而降萬國美哉真盛代之聖明也爾其闕之爲用也叶古典布新章積非煙之疊疊羃佳氣之蒼蒼扣峻墉以龍峙屹中天而鳳翔伯玉過而必肅子牟懷而不忘若乃盤礴國門巍

我穹昊覆瑤草於輦路接青槐於馳道巨玉斗而彌永半  
金城以處好旣悅功於子來抑有符於靈造及夫霜天肅  
霽曙景涵風對巖廊而隱鱗映玉樹以玲瓏旣岌岌以業  
業亦穹穹而崇崇縱黃金與紫貝孰並美而傳功童子何  
知謬膺邦政徒欲竭其鄙思諒難酬於嘉命且賦頌之作  
本乎情性雖杼軸而屢空聊高歌以爲詠亂曰巍巍雙闕  
兮岳立雲峙政令因斯以縣有兮黎元賴此以獲理敢頌  
美於一時庶流芳於千祀

皇帝卽位賀上皇表

臣真卿言六月二十七日伏承賊陷潼關駕幸蜀郡李光弼郭子儀等正圍博陵郡收兵入土門王師既還百姓震恐憂惶危懼若無所歸臣不勝悲憤之深遂遣脚力人張雲子間道上表猶恐不達又差招討判官信都郡武邑縣主簿李銑相繼間行銑及雲子前後並到靈武郡奉皇帝七月十二日敕伏承陛下命皇太子踐祚改元皇帝上陛下尊號曰上皇天帝臣及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蹈舞抃躍不勝感咽其張雲子回皇帝授臣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其李銑回又授臣銀青光祿大夫顧以庸微頻叨寵命

道路隔絕辭讓無由進退失圖伏增惶懼竊以逆賊安祿山孤負聖恩憑陵寓縣禍盈惡稔尚稽天誅今皇帝撫軍蒼生賈勇豐鎬河洛指期可平伏願陛下垂拱頤神以覩廓清之慶臣官守有限不獲隨例闕庭無任懇款悲戀之至

讓憲部尚書表

臣真卿言臣聞無功受賞爲善不勸有罪不罰爲惡罔辨陛下尅復之期匪朝伊夕至如賞罰二柄事在必行苟或不明於何取則臣以愚懦叨守平原屬逆賊安祿山背叛

聖恩擾犯河洛臣堂兄杲卿以常山太守首開土門臣與河北諸郡因之固守人臣本分夫有何功上皇授臣戶部侍郎兼知招討採訪等使已失人望緣賊未滅遂不敢辭又令李光弼郭子儀賀蘭進明等與臣計會同討凶逆三數月間河北向定屬潼關失守大駕西巡光弼等卻入土門諸郡危逼陛下御極又錄臣無功寵以非次常伯亞相一時猥集兄允南弟允臧等連榮臺省一男三姪皆授好官在臣一門叨幸斯極殞身碎首無以上報臣常使判官鉅鹿郡南和縣丞賈載姪男永王府典軍廣成及行官鄧

昌珍楊神功裴法成等十餘人將繒物絹帛相繼渡海與  
劉正臣計會共和兩蕃正臣等尅期南來行已有日屬逆  
賊史思明尹子奇等乘其未至悉力急攻諸郡無援相次  
陷沒皆由臣孱懦無謀致此顛沛誠合殉命危難死守孤  
城以爲歸罪闕庭愈於受擒賊手所以僂俛偷生過河緣  
劉正臣使楊神功將牒與臣索兵馬及盤瓶錦帳令應接  
奚契丹等不與其勾當伏恐陛下貽憂又恩敕先超授吳  
郡司士鄭毓樂安郡太守令於江淮南兩道度僧道取錢  
與臣召募士馬令應接河北臣由此未獲卽赴行在遂至

廣陵丹陽等郡各與採訪使計會竟不得兵馬卽累奉聖  
旨許臣入奏行至武當郡又奉恩命除臣憲部尚書兼令  
使者送告身與臣捧戴殊私不任惶懼陛下縱含宏善貸  
不忍明刑在臣覲冒至深胡顏自處臣忝爲大臣繫國休  
戚損臣益國臣受其益損國益臣臣受其損若受任失守  
還朝屢遷示國無刑於臣大損非敢外飾實披至誠又臣  
名節雖微任位頗重爲政之體必在律人恩先逮下罰當  
從上今罪一人則萬人懼若怙於寵四海何瞻伏願陛下  
重貶臣一官以示天憲使天下知有必行之法則知有必

賞之令寵榮過於尚書遠矣無任懇悃之至

謝兼御史大夫表

臣真卿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兼御史大夫本官如故恩榮累及成命曲臨捧戴殊私慙惶靡據中謝臣孱微有素抗直無聞比守平原困於凶賊不能死節負義歸朝斧鉞之誅甘心待命崇高之位不次頻叨孟夏之中始操刑柄數旬之內兼總憲司撫已缺如負乘斯甚將何以明刑天下振舉朝綱臣聞秦漢之時凡有制詔皆下丞相御史府人至於今稱爲副相東方朔舉自古聖賢以次百官乃以

孔某爲御史大夫則知其官何可妄授况列曹尚書古之常伯如天之有斗豈易其人昨以表辭非敢矯舉恐煩天聽僂俛就班候隙請問方擬牢讓不圖榮寵又集微軀聖恩頻繁固令卽上陳請莫遂惶懼益深又臣竊見近日朝列之內或有身兼數官苟貪利權多致顛覆害政非一妨賢實多臣嘗忿之其忍自冒無任懇迫屏營之至謹詣閣門陳謝以聞倘天聰聽卑猶冀少迴恩命停臣一職別授忠賢則雖死猶生期於畢力臣某云云

謝吏部侍郎表

臣真卿言伏奉某月日恩制以臣爲吏部侍郎又奉某月日恩制加臣銀青光祿大夫浹辰之間殊澤洊至恭承寵命戴荷交馳中謝竊以國之所急必在官人銓綜之司非賢弗授伏揆虛薄祇懼實濶常恐上塵則哲之明下負竊位之責未酬萬一再沐恩私寵命忽臨舊階旋復叨榮旣甚宥過何深佩玉腰金實懼在梁之刺忘軀拜賜惟懷粉骨之誠施重力微罔知攸措無任荷戴屏營之至

同州刺史謝上表

臣真卿言伏奉某月日恩制除臣同州刺史以某日至郡

上訖受命祇懼伏增戰越中謝臣自失守平原萬里歸命  
甘心斧鉞用傲敗亡陛下錄纖芥之誠捨邱山之罪超司  
秋典再長憲臺宗伯亞相一時猥集在臣叨幸何以克堪  
誓當粉骨碎身少酬萬一而力微任重福過災生涓塵莫  
效咎愆仍積上負聖明之恩下慚魯衛之士槃水加劔未  
塞溪尤禦魅投荒乃爲殊造陛下識其睂目矜其要領待  
罪猶忝於左馮黜官不離於本秩感念恩德淪於心髓木  
石知變況在微臣伏惟陛下察其慙愚收其後效臣雖萬  
死實荷所天竊以此郡破亡再陷凶逆生靈塗炭邑室空

虛殺傷者雖或蓋藏逃亡者尚未歸復謹當勵精悉力宣諭皇明旬月之間望有所校伏惟陛下減省聖慮不以此郡爲憂則臣之愚忠生死萬足其戶口實數并利害切急者伏望容臣括責續狀奏聞無任感戀之至

蒲州刺史謝上表

臣真卿言臣今月十一日伏奉五日恩制除臣使持節蒲州諸軍事蒲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臣緣同州先無佐官蒲州書魚未到遲迴累日不敢赴上中使張抱誠至奉宣恩命令臣與將軍趙瑣計會遊奕兵馬昨以十八日至州

上訖祇承寵命伏增感惕中謝臣竊以此州之地堯舜所  
都表裏山河古稱天險餘凶未殄防禦是先況扼秦晉之  
喉撫幽并之背旣號股肱之郡實資心膂之賢伏惟光天  
文武大聖孝感皇帝陛下道冠生人恩涵墜履方建非常  
之業不遺易忘之臣特委大邦俾之集事戴荷殊獎無忘  
寢食但臣愚駑有素智勇缺然將以鎮遏艱虞導揚德澤  
拜命之日以榮爲憂唯君知臣教其不及勤恤人隱動必  
以聞陛下不以爲煩則臣死而獲考矣無任感戴屏營之  
至

乞御書天下放生池碑額表

臣真卿言臣聞帝王之德莫大於生成臣子之心敢忘於讚述臣去年冬任昇州刺史日屬左驍衛左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庭玉等奉宣恩命於天下州縣臨江帶郭處各置放生池始於洋州興道迄於昇州江寧秦淮太平橋凡八十一所恩沾動植澤及昆蟲發自皇心徧於天下歷選列辟未之前聞海隅蒼生孰不欣喜臣時不揆愚昧輒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又以俸錢於當州採石兼力拙自書蓋欲使天下元元知陛下有好生之德因令微臣獲廣昔

賢善頌之義遂絹寫一本附史元琮奉進兼乞御書題額  
以光揚不朽緣前書點畫稍細恐不堪經久臣今謹據石  
擘窠大書一本隨表奉進庶以竭臣下悽悽之誠特乞聖  
恩俯遂前請則天下幸甚豈惟愚臣昔秦始皇暴虐之君  
李斯邪諂之臣猶刻金石垂於後代魏文帝外禪之主鍾  
繇偏方之佐亦於繁昌立表頌德況陛下以巍巍功業而  
無紀述則臣竊恥之謹昧死以聞伏增戰越臣真卿誠惶  
誠恐頓首謹言

謝浙西節度使表

臣真卿言伏奉六月九日恩制以臣爲昇州刺史充浙西  
節度使兼江寧軍使聖德含宏不遺簪履捨其罪戾假以  
麾幢感戴恩榮死生知報臣某中謝臣以爲全吳舊國分  
閩重權煮東海以自資塹西河而作固九州天險之地六  
代帝王之都是以魏文興嗟甘從南北之限苻堅恃衆爰  
喪百萬之師豈不以形勝是先腹心斯切親賢重寄鎮遏  
攸難矧在庸微寧堪及此是以拜命之日以榮爲憂制書  
以今月四日至饒州臣以今日發赴本道取都統節度觀  
察使李峘處分訖卽赴昇州卽當繕修甲兵撫循將士觀

察要害以備不虞假陛下英武之威遵陛下平明之理一心戮力上答天慈伏惟陛下察臣愚忠則死且不朽無任感戴屏營之至

謝戶部侍郎表

臣真卿言伏奉某月日恩命以臣爲戶部侍郎榮寵自天感戴交集中謝臣聞地官之任邦教是資侍郎之職非賢不授況臣資性愚蒙行能無取頻以疎拙獲罪朝廷五年之間三貶官次先朝皇極猶佐藩條官階勳封盡蒙黜削待罪三年分從遐棄屬陛下以聰明睿哲嗣聖登庸恩宥

廣覃授臣利州刺史詔書始下纔涉旬朔不遺易忘之臣  
忽奉待詔之命生死骨肉受賜已淡對見之辰又蒙假以  
章服小臣懷惠寤寐無寧聖澤頻繁叨戴斯授循涯省分  
盈量則多粉骨糜軀罔知攸答無任感戴惶懼之至

謝荆南節度使表

臣真卿言伏奉二十七日恩制除臣江陵尹兼御史大夫  
充荆南節度觀察處置使寵命自天戰荷無地中謝竊以  
荆南巨鎮江漢上游右控巴蜀左聯吳越南通五嶺北走  
上都寇賊雖平襟帶尤切雖叔子仁德元凱智囊居之猶

或病諸過此豈宜濫據祇承睿顧伏深慙惕無任感戴屏營之至

謝贈官表

臣眞卿言伏奉二月十七日恩制臣亡祖故曹王屬曹王  
晉王侍讀先臣昭甫特蒙聖恩超贈使持節華州諸軍事  
華州刺史天慈錫類泉壤疏榮捧戴殊私闔門感慶中謝  
竊以臣亡祖伏膺文儒克篤前烈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  
邱特爲伯父故祕書監先臣師古之所賞愛師古每有注  
釋未嘗不參預焉又與學士令狐德棻等同侍天皇得備

顧問有時無命天闕盛年臣亡父故薛王友先臣惟貞亡伯故濠州刺史先臣元孫等並襁褓苴麻孩提未識養於舅氏殷仲容以至成立臣堂兄故衛尉卿兼御史中丞杲卿卽元孫之子及臣兄弟等幸承貽厥之訓遭遇明聖之朝各以微誠皆蒙殊獎杲卿雖死爲不朽矣臣亦何人屢叨榮祿夙夜祇懼慚戴已深不謂霈澤曲霑褒贈俯及特蒙加等之禮實爲非常之恩感戴屏營萬死非報無任戰荷之至謹因中使內謁者監張抱誠冒死陳謝以聞

請除禫服奏

哀號在疚開闢所無誠懇尚違庶僚增懼伏見百辟並已  
釋除事既合權禮無獨異不可以吉凶兼制臣子殊儀伏  
乞奉顧命之文節因心之孝順時卽吉屈已臨朝則萬姓  
心安四方事集臣典司儀注不敢輕移冒犯宸嚴無任懇  
迫

請除素練聽政奏

孝德動天事踰前古德音俯降感咽載深臣伏守遺詔禮  
從易月祥禫變除儀注皆備若陛下未忍卽吉更服練巾  
則遺詔不得奉行羣僚無以覲見伏乞俯順人望仰遵先

旨實大孝不虧萬方幸甚臣職在典禮愚守如前無任懇  
迫之至

論百官論事疏

御史中丞李進等傳宰相語稱奉進止緣諸司官奏事頗  
多朕不憚省覽但所奏多挾私讒毀自今論事者諸司官  
皆須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宰相定可否然後奏聞者臣  
自聞此語已來朝野囂然人心亦多衰退何則諸司長官  
皆達官也言皆專達於天子也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  
之臣也故其出使天下事無巨細得失皆令訪察迴日奏

聞所以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述焉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棘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爲黑變黑爲白也詩人浚惡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則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孰不惡之陛下惡之浚得君人之體矣陛下何不浚迴聽察其言虛誣者則讒人也因誅殛之其言不虛者則正人也因獎勵之陛下舍此不爲使衆人皆謂陛下不能明察而倦於聽覽以此爲辭拒其諫諍臣竊爲陛下痛惜之臣聞太宗勤於聽覽庶政以理故著

司門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對不許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并置立仗馬二匹須有乘騎便往所以平治天下正用此道也天寶已後李林甫威權日盛羣臣不先諮宰相輒奏事者仍託以他故中傷之不敢明約百官令先白宰相又閹官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元宗動靜必告林甫林甫得以先意奏請元宗驚喜若神以此權柄恩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所以漸致潼關之禍皆權臣誤主不遵太宗之法故也凌夷至於今日天下之弊盡萃於聖躬豈陛下招致之乎

蓋其所從來者漸矣自艱難之初百姓尙未凋弊太平之  
理立可便致屬李輔國當權宰相專政遞相姑息莫肯直  
言大開三司不安反側逆賊散落將士北走党項合集土  
賊至今爲患僞將更相驚恐因思明危懼扇動卻反又今  
相州敗散東都陷沒先帝由此憂勤至於損壽臣每思之  
痛切心骨今天下兵戈未戢瘡痍未平陛下豈得不博聞  
讜言以廣視聽而欲頓隔忠讜之路乎臣竊聞陛下在陝  
州時奏事者不限貴賤務廣聞見乃堯舜之事也凡百臣  
庶以爲太宗之理可翹足而待也臣又聞君子難進易退

由此言之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況懷厭怠令宰相  
宣進止使御史臺作條目不令直進從此人人不敢奏事  
則陛下聞見只在三數人耳天下之士方鉗口結舌陛下  
後見無人奏事必謂朝廷無事可論豈知懼不敢進卽林  
甫國忠復起矣凡百臣庶以爲危殆之期又翹足而至也  
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李林甫楊國忠猶不敢公然如  
此今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縱悔之無及矣臣實知  
忤大臣者罪在不測不忍孤負陛下無任懇迫之至

請復七聖諡號狀

謹按禮記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一惠故行出於已而名  
生於人使夫善者勸而惡者懼也而虞夏之質殷周之文  
至矣而禹湯文武之君咸以一字爲諡言文則不稱武言  
武則不稱文豈聖德所不優乎蓋羣臣稱其至者是以子  
不得議父臣不得議君天子崩則臣下制諡於南郊明受  
之於天也諸侯薨則太子赴告於天子明受之於君也至  
於周室卑大樸散諡始以兩字爲重人或以虛美爲榮漢  
承戰國餘烈參而用之君臣易名事歸至當少不以爲貶  
多不以爲褒雖美衆所歸可一言而盡矣魏晉以降蓋不

足徵聖唐欽明憲章周漢爰初創業順考古道高祖諡大  
武用漢制太宗諡曰文行周道也名正理順垂之無窮上  
元中政在宮壺亂名改作始建神堯文武大聖之號蓋非  
高宗之所獲已泉元宗之末奸臣竊柄析言而亂舊法輕  
議以改鴻名遂廣累聖之諡有加至十一字者皇帝則悉  
有大聖之號皇后則皆有順聖之名使言之者惑於今行  
之者異於古非舊制也其後劔門下罪已之詔敘高祖以  
下累聖悉用舊諡則元宗悔既往之失亦已明矣寶應中  
二聖山陵有司請諡事不師古變而行權去古質而尚浮

華捨舊名而廣新諡謂一名不足以節惠迺十倍於古焉而累聖諡名悉以字多者爲定是廢高祖太宗之令豈曰愛君今制諡非古人皆知之有司因循其事而無敢言者假使當今守之而不改後人議之以爲非然所失豈不大哉何者臣子之於君父莫不欲廣其美稱先王制禮不敢過也故至敬無文至文尚質質之數極於一堯舜之美足以彰矣文之數極於二孝文孝景之德亦已明矣質則近古文則近今此高祖太宗所以更用其法後王所宜守之法也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定之此天皇所以興聖主而

正鴻名太宗所以待孝孫而修廢典微臣所以守經義而  
崇聖朝陛下宜奉天心繼先太宗之志使子孫蒙其法而  
萬代守之此天下之能事也臣愚以爲高祖以下累聖謚  
號悉宜取初謚爲定謹按舊制宜上高祖爲武皇帝太宗  
爲文皇帝高宗爲天皇大帝中宗爲孝和皇帝睿宗爲聖  
眞皇帝其二聖謚名字數太廣有逾古制臣愚請擇其美  
稱而正之謹按謚法秉德不回曰孝照臨四方曰明宜上  
元宗爲孝明皇帝又按謚法聖善周聞曰宣宜上肅宗爲  
孝宣皇帝仍準漢魏及國朝故事於尚書省議定奏御夫

文敝則救之以質至敬也名惑而反之於正至明也祖作  
之而孫述之至孝也三者備矣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正  
天下之大名建天下之大業能事畢矣伏惟皇帝陛下詳  
擇

論元皇帝祧遷狀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又禮器云有  
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又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此  
經典之明證也七廟之外則曰去祧爲壇去壇爲墀故歷  
代儒者制迭毀之禮皆親盡宜毀伏以太宗文皇帝七代

之祖高祖神堯皇帝國朝首祚萬葉所承太祖景皇帝受命於天始封於唐元本皆在不毀之典代祖元皇帝地非開統親在七廟之外代宗皇帝升祔有日元皇帝神主禮合祧遷或議者以祖宗之名難於迭毀昔漢朝近古不敢以私滅公故前漢十二帝爲祖宗者四而已至後漢漸違經意子孫以推美爲先自光武已下皆有廟號則祖宗之名莫不建也安帝信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自建武以來無毀者因以陵號稱宗至桓帝失德尚有宗號故初平中左中郎蔡邕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

過差不應爲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代皆奏毀之是知祖  
有功宗有德存至公之義非其人不居蓋三代立禮之本  
也自東漢已來則此道喪矣魏明帝自稱烈祖論者以爲  
逆自稱祖宗故近代此名悉爲廟號未有子孫踐祚而不  
祖宗先王者以此明之則不得獨據兩字而爲不祧遷之  
證假令傳祚百代豈可上崇百代以爲孝乎請依三昭三  
穆之義永爲通典寶應二年升祔元宗肅宗則獻祖懿祖  
已從迭毀伏以代宗睿文孝皇帝卒哭而祔則合上遷一  
室元皇帝代數已遠其神主準禮當祧至禘祫之時然後

饗祀

廟享議

議者或云獻祖懿祖親遠廟遷不當祫享宜永闕於西夾  
室又議者云二祖宜同祫享與太祖並列昭穆而空太祖  
東向之位又議者云二祖若同祫享卽太祖之位永不得  
正宜奉遷二祖神主祔藏於德明皇帝廟臣伏以三議俱  
未爲允且禮經殘缺旣無明據儒者能比方義類斟酌取  
中則可舉而行之蓋叶於正也伏惟太祖景皇帝以受命  
始封之君處百代不遷之廟配天崇享是極尊嚴且至禘

禘之時暫居昭穆之位屈已伸孝敬奉祖宗緣齒族之禮  
廣尊先之道此實太祖明神烝烝之本意亦所以化被天  
下率循孝悌也請依晉蔡謨等議至五年十月禘享之日  
奉獻祖神主居東向之位懿祖太祖裊諸祖宗遵左昭右  
穆之列此有以彰國家重本尚順之明義足爲萬代不易  
之令典也又議者請奉遷二祖神主於德明皇帝廟行禘  
祭之禮夫禘合也故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禘也若禘祭不  
陳於太廟而享於德明廟是乃分食也豈謂合食乎名實  
相乖浚失禮意固不可行

朝會有故去樂議

周禮大司樂職云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懸鄭註云去謂藏之弛謂釋下也是知哀輕者則釋哀重者則藏又按庾蔚之禮論云晉元后秋崩武帝咸寧元年享萬國不設樂永嘉元年冬惠帝三年喪制未終司徒左長史江統議二年正會不宜作樂又章皇后哀限未終后主已入廟博士徐乾議曰周景王有后嫡子之喪既葬除服叔向猶議其宴今不宜懸宋書禮志云晉武帝已來國有大喪廢樂三年又按江都集禮說晉博士孔恢朝廷過密懸而不

作恢以爲宜都去懸設樂爲作不作則不宜懸孟獻子禫  
懸而不樂自是應作耳故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非  
謂不應作而猶懸也國喪尚近謂金石不可陳於庭又徐  
廣晉史曰聞樂不怡故申情於過密諒闇奪服慮政事之  
荒廢是故秉權通以變常量輕重以降差臣以周禮去樂  
之文宋志終喪之證徐廣之論寧戚孔恢之說禫懸理既  
可憑事又故實伏請三年未畢都不設懸如有齊衰喪及  
遇大臣薨歿則量輕重懸而不作

駁吏部尚書韋陟諡忠孝議

出處事殊忠孝不並已爲孝子不得爲忠臣已爲忠臣不得爲孝子故求忠於孝豈先親而後君移孝於忠則出身而事主所以叱馭而進不憚危險故王尊爲忠臣思全而歸恐有毀傷故王陽爲孝子則知晝之與夜本不相隨春之與秋豈宜同日且以爲尚書志業高遠羽儀前朝百行之中能事甚衆議行稱諡固多美名何必忠孝兩施然後表德歷考前史恐無此事敢率愚見請更商量